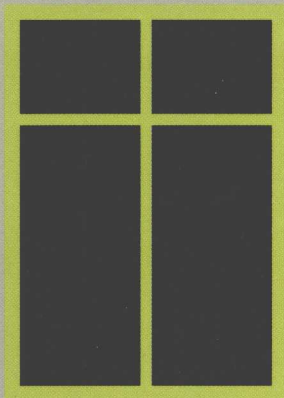


Hundraåringen som klev
ut genom fönstret
och försvann

徐昕 译

Jonas Jonasson



[瑞典] 约纳斯·约纳松 著

爬出
窗外并
消失的百岁
老人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Hundraåringen som klev ut genom fönstret och försvann

爬出窗外并消失
的
百岁老人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爬出窗外并消失的百岁老人/(瑞典)约纳松著;
徐昕译. 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4
ISBN 978-7-5321-5174-5

I. ①爬… II. ①约… ②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瑞典-现代 IV. ①I53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15510 号

Jonas Jonasson

Hundraåring som klev ut genom fönstret och försvann

Copyright © by Jonas Jonasson 2009

First published by Pinterförlaget, Sweden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
Jonas Jonasson by Pontas Literary & Film Agency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2014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3-970

特约策划: 吴文娟

责任编辑: 徐如麒

封面设计: 董红红

爬出窗外并消失的百岁老人

[瑞典]约纳斯·约纳松 著

徐昕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sm.com

总经售处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2.25 字数 279,000

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174-5/I·4084 定价: 35.00 元

在吸引听众方面，没有人比我外公更厉害了——讲故事的时候，他总是坐在长凳上，拄着一根拐棍，身子微微前倾，嘴里塞满了鼻烟。

“呃，可是……这是真的吗，外公？”我们这些孙辈吃惊地问。

“那些只会说真话的人，他们的故事是不值得倾听的。”外公回答说。

谨以此书献给他。

——约纳斯·约纳松

第一章

2005年5月2日，星期一

大家可能认为，他在这之前就应该下定了决心，然后非常爷们地，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周围的人。可是，阿朗·卡尔松对这件事根本就没有过任何深思熟虑。

也就是说，直到他行动的那一刻，这个念头在老头的脑袋里才刚刚冒出来。他打开了自己房间的窗子——这是一个位于南曼兰省^①马尔姆雪平市^②老年公寓底层的房间——翻过窗台，爬了出去。

行动很是不易。这并不奇怪，因为这一天，正好是阿朗一百岁的生日。再过不到一个小时，他的生日宴会就要在老年公寓的大厅里举行了。市长会亲自来参加，还有本地的报纸，还有所有其他的老人。还有全体工作人员，包括那个凶神恶煞的爱丽丝小姐。

唯一不打算出现的，是主角本人。

① 南曼兰省：瑞典的一个省份，位于该国西南海岸，濒临波罗的海。

② 马尔姆雪平：瑞典南曼兰省的一座城市。

第二章

2005年5月2日，星期一

阿朗·卡尔松站在老年公寓楼外面的三色堇花坛里犹豫了一会儿。他穿着棕色的外套，棕色的裤子，脚上是一双屋里穿的棕色拖鞋。他可不是什么追求时尚的潮人，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能是什么潮人。他逃离了自己的生日宴会，这个年纪的人，也很少会做出这样的事来，这主要是因为，很少有人能活到这个岁数。

阿朗考虑了一番，有没有必要再从窗户爬回去，取他的帽子和鞋。不过当他发现，钱包好歹在衣服内袋里时，他就觉得够了。而且有好几次，爱丽丝小姐都表现出强烈的第六感（无论他把他的酒藏在什么地方，她都能把它找出来），没准此刻，她正在屋里走来走去，察觉到有什么事不对劲？

还是赶紧离开为好，阿朗心想。他抬起咯咯作响的膝盖，跨出了花坛。据他自己记得，他在钱包里存了几张一百克朗的钞票，这很好，因为要想逃离人群，肯定得要花钱。

他转过头去，看了一眼这幢老年公寓。就在刚才，他还以为这将是他在地球上的最后一个居所了。而现在，他对自己说，他也许可以下一次再死，换个地方去死。

百岁老人穿着他的“尿点拖鞋”上路了（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是因为男人一上了年纪，撒尿的时候总是射不远，免不了滴在鞋子上）。他先是穿过一个公园，然后沿着一片开阔的广场往前，那里

时不时会举行集市，给这座安静的小镇带来些热闹。走出两三百米后，阿朗来到了本地引以为骄傲的那座中世纪教堂的后面，在几块墓碑的旁边找了张长椅坐下来，好让他的膝盖休息休息。这个地区信教的人不多，所以阿朗可以安安静静地在那里坐上一会儿。他发现，他跟一个叫汉宁·阿尔古特松的是同龄人，而他就躺在那块墓碑下，正对着阿朗现在坐的地方。这太具有讽刺意味了。他俩的区别在于，汉宁在六十一年前就已经去世了。

如果阿朗是个八卦的人，他也许会想，汉宁是怎么死的，他死的时候才三十九岁。但阿朗不关心别人的事情，能不去管就尽量不去管。而大部分时候，他也确实可以置身事外。

而现在他想的却是，他在老年公寓的时候，想要离开这个世界去死的想法也许是错的。因为无论身体多么痛苦，能够逃离爱丽丝小姐，总比安安静静躺在地下两米的地方要有意思、有意义得多。

寿星从那里站了起来，抚慰了一下令人苦恼的膝盖，跟汉宁·阿尔古特松说了再见，继续他那没有计划好的逃跑行动。

阿朗向南穿过教堂的墓地，直到一道用石头垒起来的篱笆墙挡住了他的去路。这道墙应该不会超过一米高，可是阿朗已经一百岁了，不是跳高健将。篱笆墙的另一头，是马尔姆雪平的游客咨询中心，老头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他那虚弱得快要散架的双腿，是想把他带去那里。有一次，那是很多年前了，阿朗曾经翻越过喜马拉雅山。那可真费劲啊。此刻，阿朗站在他跟游客中心之间最后的这道屏障面前，想起了当年的经历。他想得那么投入，以至于眼前的这道篱笆门也变小了，小到几乎什么都不是了。当 he 把它想象到最小的时候，阿朗爬了过去，尽管他已经一把年纪，膝盖也不利落了。

在马尔姆雪平，很少会有拥挤的时候，这个阳光灿烂的春日

也不例外。自打阿朗匆忙之中做出决定逃避自己的百岁生日宴会以来，他还没有遇上一个人。阿朗穿着拖鞋溜进去的时候，游客咨询中心的等待大厅里几乎一片荒芜。不过只是“几乎”。大厅的正中，有两排背靠背的长椅，所有的座位都是空的。右边有两个办公柜台，其中一个关闭了，另一个柜台后面坐着一个细瘦的男孩，戴着小小的、圆圆的眼镜，头发稀疏，梳成中分，穿着制服背心。阿朗进门的时候，这个男孩从电脑屏幕上抬起不耐烦的目光。也许他觉得这个下午特别忙碌。阿朗这才发现他不是大厅里唯一的游客。在一个角落里，站着一个身材纤细的小年轻，一头金色的长发，油腻腻的，蓬乱的胡子，穿着牛仔服、背后写着“Never Again^①”。

这个小伙子不知道是不是不识字，因为他站在那里，按着残疾人厕所的门把手，仿佛根本没有看到牌子上黄底黑字写着的“停用”二字。

他随即来到旁边的厕所门口，不过在那里却遇到了另一个问题。很显然，这个小伙子不愿跟他那硕大的、带轮子的灰色旅行箱分开，可是这间厕所太小了，没法把他和旅行箱都容下。阿朗认为，小伙子要么把他的旅行箱放在外面，自己进去方便，要么让旅行箱进去，自己待在外面。

可惜阿朗很难插手去管这个小伙子的烦恼。他迈着小碎步，走到柜台后那个男孩面前，努力地踮起脚，询问有没有什么公共交通工具，去往某个地方，哪里都行，要最近的，还有就是要花多少钱。

那个男孩看上去有点累。在听阿朗讲述的过程中，他肯定是中

① Never Again: 英语意为“永远不再”。

途在哪里掉线了，反应了几秒钟后，他说：

“先生您打算去哪里来着？”

阿朗又说了一遍，并提醒男孩，可以先不用管旅行的目的地以及出行方式，而是首先考虑：1.出发时间，2.费用。

男孩又沉默了几秒钟，低头看他的时间表，让阿朗的话沉淀一下。

“开往斯特兰奈斯^①的202路公共汽车，三分钟后发车。可以吗？”

行，阿朗认为可以，并被告知，这班车从门外的公共汽车站发车，最好是直接向司机买票。

阿朗暗暗想，既然不卖票，那这个男孩在办公柜台里做什么呢？不过他什么都没说。男孩坐在那里，或许也在想同样的问题。阿朗还是对他的帮助表示了感谢，并试图举起帽子——可是出来得匆忙，他并没有戴帽子。

百岁老人在那两排空着的长椅上找了个位子坐下来，独自想他的事情。老年公寓的庆典将在三点钟开始，现在离三点还有十二分钟。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敲响阿朗的房门，然后，一场马戏就将开演。

庆典的主角坐在那里暗自笑了起来，就在这时候，他用眼角注意到，有人正朝他走来。是那个身材纤细、有一头油腻腻的金色长发、胡子蓬乱、穿着牛仔服、背后写着“Never Again”的小年轻。他径直向阿朗走来，带着他那硕大的、带轮子的灰色旅行箱。阿朗感到了巨大的危机，他很可能得跟这个长发男说话了。不过这倒不是什么问题，这样一来，他也可以窥探一下，今天的年轻人是

^① 斯特兰奈斯：瑞典城市。

怎样看待事物和问题的。

就算不是那么深入，至少也会交谈几句。年轻人在距离阿朗几米的地方停住了，仿佛对这个老头上上下下打量了一会儿，然后说道：

“喂。”

阿朗友好地回了下午好，然后问，他有什么可以帮忙的。是这样的，这个年轻人想让阿朗替他看一眼箱子，他自己好去厕所方便一下。他是这样说的：

“我要去大便。”

阿朗和善地说，他虽然年老体弱，但是他的视力还是完好无损的，看管一下这年轻人的箱子应该不是什么太麻烦的事。不过阿朗告诉小伙子，方便的时候要快一点，因为他在等一辆公共汽车。

年轻人没有听到最后这句话，因为他还没等阿朗说完，就已快步冲向了厕所。

百岁老人从来就不是爱对别人发怒的人，不管有没有理由。对这个年轻人这种粗鲁的方式，他也没有生气。不过，他对这个年轻人也没抱什么同情，这也导致了接下来那一幕的发生。

后来，就在年轻人关上厕所门之后仅仅几秒，202路汽车就开到了站台入口的外面。阿朗看看汽车，又看看箱子，再看看汽车，然后又看看箱子。

“它是有轮子的，”他自言自语道，“那里还有一根可以拖的带子。”

阿朗做了一个连自己都觉得惊讶的、毅然的一——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——决定。

公共汽车的司机很有礼貌，服务很周到。他帮老头把那个巨大

的行李箱搬上了汽车。

阿朗说了声谢谢，从外套内袋里掏出钱包。阿朗数了数自己的存下来的钱，司机问老先生是不是要坐到终点斯特兰奈斯。六百五十克朗纸币，外加几枚硬币。阿朗心想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好留一些硬币，于是他抽出一张五十克朗纸币，问：

“我想知道，这些钱可以坐多远？”

司机笑着说，他习惯了有人知道自己要坐到哪里但不知道要花多少钱，而这回却完全相反。随后他看了看票价表，告诉他，四十八克朗可以坐到比令厄^①火车站。

阿朗觉得行。他买了票，找回两克朗。司机把他那只刚偷来的箱子放到驾驶座后面的行李架上，阿朗自己则坐到右边的第一排座位上。在那里，他可以透过车窗，看见游客咨询中心等待大厅里面的情况。巴士司机挂上了档，车启动了，而厕所的门依然关着。阿朗祝福那位年轻人在里面好好享受一会儿，很快，等待他的就将是失望。

这个下午，开往斯特兰奈斯的公共汽车一点也不挤。车厢倒数第二排坐着一个从弗伦^②上车的中年女子；中部坐着一个年轻的妈妈，带着两个孩子，其中一个放在婴儿车里，她好不容易从苏尔贝加^③上了车；而在最前面，坐着一个岁数很大的老头，是从马尔姆雪平上来的。

最后说到的这个老头，此刻正坐在那里，思考他为什么会偷了这个带四个轮子的巨大的灰色旅行箱。也许是因为他正好可以得

① 比令厄：瑞典城镇。

② 弗伦：瑞典城市，位于南曼兰省。

③ 苏尔贝加：瑞典城镇，位于弗伦附近。

手？因为旅行箱的主人是一个无礼的年轻人？因为箱子里可能有一双鞋甚至一顶帽子？又或者，因为这个老头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东西了，所以就无所谓了？不，阿朗无法给自己一个回答。当生命过了钟点后，人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他这样想着，在座位上挺直了身体。

时钟敲响了三点，汽车经过了比约丹门^①。阿朗认为，这一天的事情发展到这里，还是挺让他满意的。于是他闭上了眼睛，准备睡一个午觉。

就在这一刻，爱丽丝小姐敲响马尔姆雪平市老年公寓1号房间的门。她在门上敲了又敲。

“时间到了，别惹麻烦，阿朗。市长和所有人都到了。听到了吗？你该不会又偷酒喝了吧？阿朗？快出来，阿朗！阿朗？”

大约与此同时，马尔姆雪平的游客咨询中心里，那间唯一能用的厕所的门也被打开了，一个倍感轻松的年轻人走了出来。他朝等待大厅的中央走了几步，用一只手整了整他的皮带，另一只手则捋了捋头发。这时他站住了，盯着那两排空荡荡的长椅。他迅速地向左看看向右看看，随即大声喊道：

“该死的下地狱的不得好死的……”

他顿了顿，接着说道：

“你死定了，混蛋死老头。别让我逮到你。”

① 比约丹门：瑞典城镇。

第三章

2005年5月2日，星期一

5月2日下午三点一过，马尔姆雪平市的平静气氛就消失了，在接下来的好几天里都陷入了麻烦。老年公寓的爱丽丝小姐先是很生气，后来则变成了不安，她取来了万能钥匙。因为阿朗并没有掩饰他的逃跑路径，所以人们立刻就发现，这个老寿星是从窗户爬出去的。根据脚印判断，他在窗外站了一会儿，踩到了那些三色堇，随后就失踪了。

出于身在其位的责任感，市长觉得，他应该下达命令。他派出工作人员，两两一组进行搜寻。阿朗应该不会走得太远，搜寻队的焦点自然集中在附近。一组人员去公园，一组去酒类专卖店（爱丽丝小姐知道，阿朗有时候会去那里流连），一组去斯杜拉大街沿线的其他商店，还有一组去山上的居民小区。市长本人则待在老年公寓，看住那些还没有入土的老人们，并且想想下一步该怎么办。他对搜寻人员说，他们要稍微谨慎一点，不要把这件事张扬出去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。在这场混乱中，市长不打算让本地报纸的文字和摄影记者插手去搜寻老人。

* * *

游客咨询中心并没有进入市长的法眼，成为首要考虑的搜寻范围。不过另一方面，那里已经有一个一人小组在活动了。它的组员是一个身材纤细、有一头油腻腻的金色长发、胡子蓬乱、穿着牛仔

服、背后写着“Never Again”，并且极度生气的年轻人。他搜遍了车站的每一个隐秘的角落。老头和旅行箱都不见了，于是他大步走向那个唯一开放的咨询窗口，希望从柜台上的男孩那里获得一些关于那老头旅行计划的信息。

那男孩虽然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厌烦，但他依旧保留着他的职业自豪感。所以他向这位高声喧哗的年轻人解释说，车站里旅客们的信息是不对外提供的，他还傲慢地补充说，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，他都不会向这位年轻人提供他所希望得到的那类信息。

年轻人站在那里，沉默了一会儿，仿佛是在心里把这个男孩的话翻译成瑞典语。随后他向左边移动了五米，来到那扇强大无比的柜台门前。他才不管门是不是锁着呢。他助跑了一下，用右脚的靴子踹门，墙上的碎片哗哗地掉了下来。男孩抓起电话听筒想要报警求助，可是还没来得及把它举到耳边，就发现自己已经在半空中挣扎了。那个年轻人死死地抓住了他的两只耳朵，把他拎了起来。

“我不知道‘职业道德’^①是个什么玩意，但我却是一个让人开口说话的魔鬼。”年轻人对男孩说道，然后松掉了他，男孩咚地一下落到了自己的转椅上。

年轻人接着说，如果男孩不按他的要求去做，他就会用锤子和钉子来伺候他的小鸡鸡。他说得那么真切，男孩听了，立刻决定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他，也就是，那个老头应该坐上了开往斯特兰奈斯的公共汽车。至于老头当时有没有带什么旅行箱，男孩就说不上来了，他可不是爱侦察旅客行踪的人。

男孩说完了，观察起这个年轻人对他所说的是否满意。他立刻发现，他也许应该表现得更尽力一些，给他更详细的回答。于是他告诉对方，沿着马尔姆雪平到斯特兰奈斯的这条路上共有十二个

① 此处应是年轻人听错了，工作人员之前说到的词是“信息”，而非“职业道德”。

车站，那个老头当然可能在其中的任何一个车站下车。有一个能知道情况的人就是司机，按照时刻表，他的车今晚将返回弗伦，于19:10经过马尔姆雪平。

年轻人在这个吓坏了的、耳朵很痛的男孩身边坐了下来。

“我得想想。”他说。

于是他想了起来。他觉得，他完全可以从这个男孩嘴里搞到巴士司机的手机号码，然后给他打电话，说那个老头的旅行箱其实是偷来的。但那样的话，自然会有风险，司机会跟警察联系，这可不是他希望发生的。此外，他也不是那么着急，因为那老头看上去那么老了，现在又有一个旅行箱要拖，如果他要从斯特兰奈斯车站继续去别的地方，肯定总是要坐火车、汽车或是出租车的。那样的话他又留下了新的足迹，总会有人忍受不了耳朵被拎起来的折磨，愿意把老头后续的行踪告诉他的。年轻人对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，别人一定会把知道事情告诉他的。

年轻人想好了，决定等这辆公共汽车回来，去见那个司机，到时不必对他太过友好。

做出决定之后，他站了起来，告诉那男孩，如果他把这件事告诉警察或是其他人的话，他和老婆、孩子、家人会发生什么。

男孩既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，不过他还是非常希望，能好好地保住他的耳朵和小鸡鸡。于是他以国家铁路公司员工的荣誉承诺，他不会跟别人吐露一个字。

后来，他把这个诺言一直坚守到了第二天。

* * *

那些被派出去的两人小组回到了老年公寓，报告他们了解到

的情况。所有的发现都毫无价值。出于本能，市长不想向警察局报案，他正思考着他所想出来的解决方案哪一个最好，这时，本地报纸的记者大胆地问道：

“现在市长打算怎么做呢？”

市长沉默了几秒钟，然后说：

“毫无疑问，当然是报警了。”

天哪，他真是恨死了这家独立媒体。

* * *

阿朗被司机轻轻地推了一下，醒了过来。司机告诉他，他们现在到达比令厄火车站了。司机随即忙着把那个旅行箱从车前门搬了出去，阿朗则跟在后面。

司机不知道这位老先生现在能不能自己搞定这个箱子，阿朗说，不必担心。他对司机的帮助说声了谢谢，跟他挥手道别，汽车又沿着55号国道开了起来，继续驶向斯特兰奈斯。

午后的阳光被围绕在阿朗身边的高大杉树给遮挡住了，他穿着薄薄的外套和居家的拖鞋，开始感到有点冷，比令厄在哪里呢？还有它的火车站呢？三面都是森林、森林、森林，只有右边有一条小小的碎石路。

阿朗想，在这只他匆忙恶搞获得的箱子里，也许会有暖和的衣服。可是箱子上了锁，没有螺丝刀或其他工具的话，是没有希望把它打开的。唯一的办法只有不断活动自己，因为他不能原地站在这条乡间公路上，等着被冻死。经验告诉他，不管他怎么努力，也不可能挺得过去。

旅行箱的最上面有一条带子，拉住它，带小轮的箱子就会滑动

起来。阿朗迈着短促的步子，沿着这条碎石路，一步一滑地走进森林。在他身后，箱子在碎石上左右跳动。

走出两三百米后，阿朗来到了那个他认为是比令厄火车站的建筑——一个废弃的站房面前，坐落在一条完全废弃了的铁路旁边。

他当然是百岁老人中极出色的样本，不过现在，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已经走了太多的路。阿朗坐到箱子上，整理一下思绪和体力。

在他的左前方，是那座破败的、黄色的两层楼站房，所有的窗户都开在一层，用没有刨过的木板重新钉上了。在他的斜右方，可以沿着这条废弃的铁路去往远方，直直地伸进阿朗现在所在的这片森林。大自然还没有把这条铁轨完全吞没，不过这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

木制的站台看上去已经很不安全了，经不住人走在上面。最外面的那条木板上，仍然可以看见漆着这样的字：“请勿走上铁轨”。走上铁轨自然是很危险的，阿朗想。不过只要是意识清醒的人，谁会傻到站到那个站台上？

可是他不得不收回这个想法，因为就在这个时候，火车站站房那扇破旧的门被打开了，一个七十多岁的、带着棒球帽、穿着格子衬衫和黑色皮背心、棕色眼睛、胡茬灰白、穿着结实靴子的男人，从屋子里走了出来。很显然，他坚信站台上的木地板不会被压折，他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都盯在了面前的这个老头身上。

戴棒球帽的男人停在站台中央，看上去有些敌意。不过很快，他似乎有些不知所措了，也许是因为他发现，闯进他地盘的，居然是这样一个年老体弱的人。

阿朗坐在刚偷的箱子上没有动，不知道应该说什么，也没有力气说话。不过他直直地看着这个戴棒球帽的男人，等待他说出第一句话。那人很快就开口了，听起来不像一开始感觉的那样充满威胁，反倒是让人很有期待。